

黄冈死亡脑瘫儿父亲：隔离7天，收到孩子火化委托书

2020年01月31日 20:18:45

来源：真实故事计划



方青记得，29日下午，鄢小文给她打电话，“孩子终于被接走了”——他的心情“特别高兴”，至少孩子还活着。在多方人士介入的帮助下，鄢成被从鄢家村的家接走，去了县里的指定隔离点（一家酒店）。

大约两个小时后，方青收到鄢小文的微信：孩子走了。方青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电话拨回去，鄢小文说，孩子去天堂了。

1

“授权委托书”

面对“授权委托书”，坐在病床上的鄢小文一语不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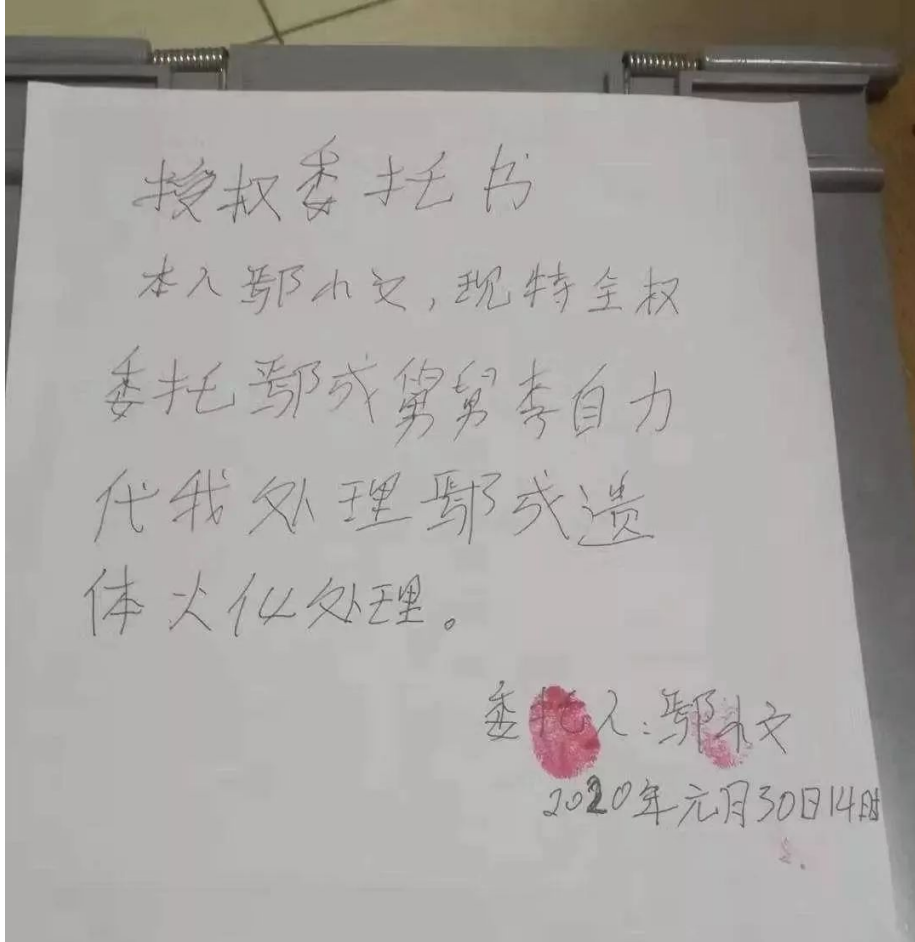
他正在湖北省黄冈市杏花乡卫生院的隔离病房内。边上站着的，是县残联康复部主任刘长安、华家河镇党委书记汪宝权、华家河镇民政办主任张建。

“遗体24小时内必须火化。”鄢小文回忆，对方这样告诉他。三人穿着防护服，戴着护目镜和n95口罩。他们还说，“这是按照国家对疫情防控的指示和规定。”

鄢小文的大儿子，17岁的鄢成患有脑瘫。1月23日，49岁的单亲父亲鄢小文因发烧不退被带到乡里隔离，理由是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。当时，他正在外办事，身边是患有自闭症、但具备行动能力的小儿子，没有收到具体文书，父子俩就被卫生院人员带去了县里的定点收治场所。他原本要求也一同带走大儿子——17岁的鄢成一日三餐需要喂食，且无法自理大小便。

“但院方表示没有特殊护理条件，不便接收。”鄢小文说。于是，鄢成被迫留在家中。在没有监护人在身边的情况下，鄢成于1月29日死亡。

“他们一直催我赶快签。让我写下‘同意火化’四个字，其他什么都不用写。”1月30日下午16时40分，鄢小文在电话里这样告诉我，身在隔离病房的他咳嗽不断。一个小时前，他通过微信发来一张照片：一张只有寥寥数行的授权委托书下方，他已经签字并按上了红泥指印，并写明签署时间：2020年元月30日14时。



鄢小文能够意识到，这份委托书一签，孩子的遗体恐怕“很快就会被火化”。领导们来时告诉他，“孩子已经在殡仪馆了”。但何时运入殡仪馆的，鄢小文并没有被告知。1月30日下午15时30分，就在鄢小文签署委托书一个多小时后，我就此事致电红安县新闻科科长，对方回复：“调查还在进行中，没有结果，但很快会发新闻通稿。”

“如果还没有调查结果，如何确定新闻通稿很快会发？又为什么先要求家长同意遗体火化？”对这个问题，科长没有正面回复，挂断了电话。

半小时后，鄢小文在一个微信群内给媒体记者发来信息，“我现在郑重声明，这个授权书是无效的，是迫于压力，我才签的。”

早在1月28日上午，在鄢小文委托志愿者撰写的一封《湖北红安县一确诊新冠肺炎父亲的求助信》中，鄢小文讲述：

“由于村里人担心鄢成有被感染的可能性，从23日到27日，村里领导多次协调，仍无法找到能为鄢成解决换洗护理和一日三餐问题的照料人员。因为孩子和我密切接触，且出现过1次低烧，也进入疑似人群在家单独隔离，由于没有防护设备，所以无法安排相关人久留照料吃喝、处理大小便及换洗照料。”

为此，鄢小文向社会爱心人士征集防护服。求助信的最后，他留下了华河镇卫生院刘正磊医生的电话。我致电刘医生，电话显示已关机。早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，“并没有物资捐献过来”。

身在病房的鄢小文每天忧心忡忡。他与另一名疑似肺炎患者同住一间病房，没有感染症状的小儿子也和他们睡在一起。“他没有床，白天就坐在旁边椅子上玩手指，晚上就睡我脚头。”唯一令他少许宽慰的是，武汉市残联为此事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，到处联系接洽。考虑到鄢成有感染的风险，村主任陈敬友表示，“必须就地隔离”。



村医正把鄢成转移至镇卫生院

鄢小文的好友方青记得，29日下午，鄢小文与她的通话中，他的心情还“特别开心”——“孩子终于被接走了。他至少还活着。”那天中午，鄢成被从鄢家村的家接走，去了县里的指定隔离点（一家特定的酒店）。

可两个小时后，下午14:00，鄢小文接到了来自村主任陈敬友的电话，“鄢成去世了”。

1月23日至1月29日，七天的时间内发生了什么？由于目前无法联系上村委会及镇卫生院，故整理出经由鄢小文及其援助行动的两位领头人（牛仔和暖暖）确认的三方说法。

1月23日：鄢小文要求二姐到家里给鄢成做卫生护理。当晚二姐给鄢成喂了一次饭，换了纸尿裤。这一天，鄢家村派了卫生员上门查看。村主任陈敬友说，孩子有感染风险，目前没有防护服（连县医院也没有），护理人员会有护理风险。

1月24日：上午，二姑再次去看望鄢成，喂了点食物，同时反馈鄢成“状态还可以”。村主任陈敬友也称自己“去喂过一次饭”。

1月25日：二姑因身体不舒服没有去看望鄢成。村医至家门口“看了一下没有进家”。暖暖发微信请求村主任和镇卫生院去给孩子护理、喂饭，村主任没有回复。暖暖又联系镇卫生院，“能不能暂时把孩子送去福利院托管两天？”，医院回复“不行，必须就地隔离”。

1月26日：上午，鄢成出现发热症状，具体体温不明。村卫生室人员上门看望鄢成，因为没有防护服，不便给孩子喂食、做护理。晚20:30，县残联与民政局担心情况不好，指示村主任和镇卫生院院长一起来到鄢成家为其测量体温。二者将鄢成接到镇卫生院体检，镇卫生院想要将其转入杏花乡卫生院，杏花乡卫生院答复：鄢成大小便不能自理，担心其污染病房，因此拒绝接收。

村主任将此结果致电方青，方青问他，“能不能把孩子留在镇卫生院，也算救孩子一命？”村支书未讲完，电话中换为了另外一人的声音，对方问：“你懂不懂医？”方青询问对方是谁，没有答复。之后，村主任把鄢成送回家中，这天晚上，村医给鄢成喂了些蛋黄派。



当天，鄢成吃了一个蛋黄派

1月27日：下午，鄢小文与村主任联系，提出照料费用由家长想办法筹集，希望尽快安排护理人员上门，并拍下视频照片。村主任答复：花钱也找不到护理人员，没有防护服的情况下答应不了这个请求。经由一名广州善心人士协调，将此事汇报给中国残联、智协、中精协，当天组建了一个名为“援助湖北红安鄢爸群”，提供的帮助为：联系防护服。当晚，村主任称找到了一名护理人员。

1月28日：上午，二姑和村医一起上门看望鄢成。村医没有进家门，站在门外。二姐戴了口罩和橡胶手套，一个人进到家里，看到鄢成的头掉在床边上，脸上脖子上都是呕吐物。被褥、床单全部湿透，身上温度低冷。”鄢成认识二姑，看见二姑时嘴里哇哇地叫着。姑姑给孩子喂了点水，但是鄢成拒绝吃稀饭，姑姑觉得孩子状况不太好，将此情况告诉鄢爸，陪伴两个小时后离开。

鄢小文咨询了做医生的朋友，对方判断孩子“可能状况不好”，急需医疗支持。28号下午到晚上，牛仔拨打当地人民医院的120，被告知“只收急救病人”。拨打县里的110，告知“要向领导反馈”。打镇上的110，被告知“除非死人，紧急情况才会出警。”鄢小文给县110打电话，对方说，“需要监护人陪同，没有监护人无法出诊。”

暖暖持续和村主任联系，提出“孩子不愿吃东西，情况很危险，需要住院治疗”。

下午三点半左右，陈主任、村医请到的新护理人员穿着一一次性非连体的防尘罩，头戴红色塑料袋，给鄢成喂了两杯氨基酸。医生建议“有消化问题的病人服用氨基酸比较好吸收”。村主任拍了两张照片给暖暖，无法看到鄢成表情，没有提供孩子的精神状态观察反馈。

晚上七点，暖暖妈根据110提供的意见，致电村主任指导他“直接打110报警”。村主任反馈说，“都没有来”。当晚，村主任带着护理人员再次上门给鄢成喂氨基酸，并和暖暖通视频电话。通话持续了十几秒。画面显示，看护人员、村主任一起进了家门，没有后续。暖暖询问更多细节，陈主任没有再回复。

当晚，鄢小文开通微博发布求助信。之后收到县残联主任的电话，“孩子29号可以送到当地指定的疑似人员的隔离安置点（一家特定的酒店），由华家镇卫生院负责安排照护。”



1月29日：上午10时13分，暖暖收到村主任的两张照片，一张在家门外拍摄，一张鄢成在护工身后，看不清鄢成脸部。随后村主任发来信息：“小李已经给鄢成喂了氨基酸，但没有换洗纸尿裤。”12时30分，收到孩子被从家里接往集中安置点的照片，镇卫生院院长拍摄，孩子躺在担架上，眼睛闭着，面部发白。之后，家长们纷纷在互助群里写感谢信。

下午2点左右，鄢小文接到村主任的电话：鄢成去世。



苍老的父亲

2020年1月17日，鄢小文带着两个儿子，踏上了回鄢家村的长途汽车。方青记得，鄢成走时还笑得很开心。“孩子健健康康的，至少此前一个月内，从没有过呕吐症状。”

方青在武汉的家有100来个平方，这里是互助组织“蜗牛家园”的大本营。她有一个脑瘫孩子，在康复训练下恢复了行走能力。2018年，她在自己的住处迎来了另外两名自闭症孩子的家长，其中一位就是鄢小文。

这是一群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工作的家长。为了互相照看孩子，他们一同住在“蜗牛家园”，将客厅和卧室布置成了孩子的活动室。每天下午，家长们陪伴孩子在这里做游戏、打非洲鼓。方青住在一个小卧室里，阳台被打通后放了一张高低床，鄢小文父子三人就睡在那里。



在方青的眼中，鄢小文“细心，照顾孩子非常周到”。一年四季，他只喂孩子喝温开水。鄢成身上从没有褥疮，“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点尿骚味”。鄢小文说，“孩子一整天躺在床上，头分泌物和汗水比较多”，于是每天换一次枕巾。每天晚上，小儿子睡着之后，鄢小文会给鄢成接大便、刷牙，再将大儿子的手指、脚趾，一个个抠开擦拭。

2011年初夏，同在一家康复机构做训练，方青与鄢小文相识。每天下午，鄢小文都会给孩子带来酸奶和点心。后来几年中断了联系。到2016年重逢时，朱文沁感觉“这个父亲

苍老了很多”。

脑瘫孩子可能拖垮一整个家庭，何况一位单身父亲。方青有时发现，孩子睡着后，鄢小文会独自站在屋顶上。“像我们这样的家长，有时候想带着孩子一走了之的想法，没有是不可能的。”

之所以将互助组织取名为“蜗牛家园”，方青解释，“这群特殊孩子就是一群小蜗牛，走得很慢、爬得很慢，上帝是让我们带着蜗牛来散步的。”在互帮互助之间，家长们形成了亲人一样的感情。

1月23日，方青接到鄢小文的电话，他被隔离了，已经被乡卫生院接走。

“孩子怎么办？”方青问，她的意思是孩子由谁照顾。

“后事怎么办呢。”鄢小文自顾自地说。无法确定他指的是自己的后事，还是如果自己死去，孩子该如何生存。方青没有多想，挂下电话就开始寻求援助。

六天后，鄢小文又给方青发微信：孩子走了。

方青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：孩子是走了，去隔离的酒店了。但很快发现不对，打电话过去，他说孩子去天堂了。



确诊为患者

鄢家村所在的华家河镇位于黄冈市的西北面，距离黄冈市150余公里。距离村最近的县城医院内，医护人员尚且穿着防尘服，院长此前对暖暖说，“医院一套防护服都没有了。”鄢家村并不是个富裕的村子，当地公务员表示“基层工作很难做”。

鄢小文是鄢家村的低保户，每月能够领取840元的补助金。

当地一位村民在电话里告诉我，2010年夏季一个暴雨的夜晚，鄢小文的妻子跳水库自杀了。鄢家村的这桩人命案在当时的天涯网帖里曾经被置顶，也在本地人间一度被热议。

“当时他们一家刚回到村里，没有房子住，想要在闲置的村小学借住，但是被村干部拒绝了。也许某些言语刺激了那个女人，也可能是女人对生活感到无望，女人自杀了。那位村干部后来换届时自己辞职了。”

该村民称，在妻子死后，鄢小文多次向上级单位反映，希望得到赔偿。“但当时的帮扶力度没那么大。华河镇是这里财力比较弱的镇。没有大的领导拍板，这的确有难度。”



我就此事再次致电鄢小文，电话再未接通。

1月30日晚，当地官方公众号发布推送称，鄢小文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。同时，鄢小文删除了所有微博。

* 应受访者要求，方青为化名

撰文 | 李怀 编辑 | 韩熙
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```
<script nomodule src="https://x0.ifengimg.com/fe/shank/content/pc_view.50f164e0.js" type="text/javascript" crossorigin="anonymous"></script><script nomodule src="https://x0.ifengimg.com/fe/shank/content/pc_view.2665f063.js" type="text/javascript" crossorigin="anonymous"></script><script nomodule src="https://x0.ifengimg.com/fe/shank/content/pc_view.2b6bf817.js" type="text/javascript" crossorigin="anonymous"></script>
```